



童年时光

回故乡过暑假

彭 哲

又是一年暑假，看着街头各种培训班、夏令营等宣传资料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 50 多年前那些个快乐的乡村暑假来。

儿时，每当放暑假，我就和弟弟们急吼吼地赶回五台县的故乡，爷爷奶奶早就在村口等着我们呢。那时乡村的暑假要比城市里的丰富多了，虽然没有培训班、游乐园，但我们一样过得快乐而充实。村前的小河是我们天然的游泳池，村后的大山是我们免费的游乐园和天然氧吧。

很快，我们兄弟便和村里的孩子们合群了，直奔村口的小河边。赤着身子在河中嬉戏，展示着自编自创的各种耍水动作，什么“钻咕噜”“狗刨水”“踩假水”，欢声笑语荡漾在小河的上空。

摸鱼捞虾捉蟹，拍泥巴掐芦苇，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。玩累了，我们便四仰八叉地躺在河滩上，享受着阳光的沐浴，看着片片云朵从头顶飘过。村后的小山坡上有一片枝繁叶茂的小山林，黄昏时分，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上演“战斗片”的游戏。密林深处，我们头戴树枝儿编的柳叶帽，手端树杈做的“冲锋枪”，有模有样，有板有眼，“喊杀声”此起彼伏。

饿了，在山坡上烧土豆、玉米，打核桃、掏鸟窝，山村的各种原生态食物应有尽有。那时我们感觉什么都好吃，吃什么都觉得香。傍晚，炊烟四起，直到各家大人喊着我们的乳名，才恋恋不舍地下山回家。一路上吼着五台儿歌：“瓮圪垯，一步宽，七扭八拐九道弯……”

我们也不忘记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，下田锄草，上山砍柴，给羊割草，看护菜园子，我们和大自然亲密接触，绝不会把小麦苗误认为是韭菜。

我们跟着爷爷奶奶逛庙会，看大戏，走亲戚，一根五分钱的冰棍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吃完的冰糕棍儿，我们也舍不得扔，还要当作玩具玩。

清闲之际，我们也常惦记着温习功课。村口的碾盘上，山里山外的娃子们围成一圈，朗朗的读书声飘荡在村庄上空，成为山村里的最美声音。

转眼间，漫长的暑假即将结束，我们晒得皮肤黝黑，但是我们健健康康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学到了许多知识，懂得了许多道理。我们挖甜草根、牵牛子等中草药卖到乡里的药材收购站，有了自己的一点小积蓄。此时，我们期盼着新

学年的到来，好用辛勤劳动所得，为自己买新钢笔、小人书、水果糖……

回想那些年回故乡的暑假，总觉得韵味深远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

图片来源 百度网

往事钩沉

喝啤酒

薛金升

第一次喝啤酒，是新兵连训练结束，被分配到军舰上的第一餐。当时，餐桌上除了各种美味佳肴，还摆了两排啤酒。每人杯中倒满啤酒，大家一起碰杯。乡下佬从来没见过啤酒，更不用说喝了。小心抿了一口，有股怪怪的马尿味，喝不惯，就放下杯子。同桌的老兵则一个个喝得酣畅淋漓。

水兵的伙食标准比较高，大小会餐是经常的事，我们的基地在青岛，每次会餐必有青岛啤酒助兴。

看老兵们对啤酒那么口馋，就试着多喝几口，喝着喝着就上了瘾。没有了马尿味，有的只是醇香、可口、甘冽、清爽。喝时打个饱嗝，也是酒香弥漫，令人陶醉其中。

那时上街口渴，不买汽水，要买散啤。散啤随处可买，两毛一碗，淡黄色液体随泡沫灌进体内，口渴即止，疲乏顿消。一时觉得啤酒是世界上最好的饮品。

当时，我们部队在青岛啤酒厂“支左”，会餐时不摆瓶装啤酒，而是从工厂直接拉来一个像煤气罐似的大罐子，打开阀门，带着泡沫的新鲜啤酒就会喷涌而出。各个餐桌拿着平时盛汤的陶瓷脸盆去打酒，打回后用大勺舀到各自碗里喝。酒是管够的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但毕竟是军人，每个人都有所节制，差不多就会适可而止。在部队多年，没见过有人喝醉撒过酒疯说过胡话。而且，执行任务期间是不会饮酒的，白酒任何时候都是绝对禁止的。海上生活紧张而单调，晕船呕吐是常事，逢年过节在我们伙食标准之内，放开肚子喝几杯啤酒，算是减压和补偿吧。

几艘军舰并排停靠在一起，遇到相邻的军舰会餐了，我们会递个杯子给老乡或熟人，对方会意，很快就会打一杯啤酒过来。待我们会餐时，也会如此这般。喝多了喝久了，酒量会见长，我从最初的一小口，慢慢到一两瓶，甚至到后来三五瓶也能勉强下肚。

退伍若干年后几个老战友聚会，还没点菜，先要了两箱啤酒。上完菜，斟满酒，端起杯，千言万语，尽在酒中。那没齿难忘的海上岁月，那碧波斩浪的过往经历，都被手中的啤酒唤醒了。彼时青春勃发，转眼双鬓染霜。

乡土记忆

难忘时刻



我 12 岁那年，麦子收到打麦场里，天却老是下连阴雨，打麦就拖延下来，一直到酷暑前后。

当时生产队只有一台脱粒机，全队三十多户人家，抓阄排顺序，脱粒机昼夜不停。快轮到我家打麦了，父亲先把堆好的麦垛摊晒开来，等轮到了，正是烈日炎炎



岁月留痕

小时候在村里生活时，每天最期盼的就是夜晚到大队部看电视。

黄昏来临，炊烟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就兴奋开了，大家急匆匆吃完饭，纷纷往大队部跑去，我们急着去占位置呢。有人拿两个小板凳，有人拿着一个长条凳子，还有人把小凳子捆绑在一起，连拽带拖地带好几个。有兄弟姐妹的，也得叫上，他们手里自然也不能空。

大队部在村中央。这个建筑比较奇特，队部在高门楼两侧的小房间里办公，办公室外面是几十级台阶，下了台阶是一个敞亮的大院子。我们就在台阶下的大院子里抢占有利地势。

到放电视的时候，村里两个壮小伙抬

伏天晒酱

刘 强

提供了幽静舒适的环境。两三天后，黄豆开始长出洁白的菌丝，像是一层薄薄的轻霜。我知道这些茸毛是有生命的，它们包裹着黄豆，秘密完成味觉的嬗变。

又过了两三天，这些菌丝的颜色由白色转变成青黄色，已将黄豆完全覆盖。母亲见时机成熟，将这些板结成块的黄豆用木棒敲碎，再用手搓成颗粒状，盛放于准备好的缸里，撒上较多的盐。我已烧了一锅开水，待水凉后，母亲将水缓缓加入缸内，然后用铁勺搅拌均匀。母亲说，必须用凉开水，不能用生水，那样容易生虫。

我们把酱缸抬到一个石墩上，把对鲜

大暑打麦忙

寇俊杰

的中午，不干活都汗流浹背，打麦场上还没有一棵树。可是没办法，我们全家齐上阵，再热也要赶紧打麦——别家还等着打呢！

父亲提前给我们分好了工。他和大哥负责把麦子往脱粒机里送，二哥负责把远处的麦捆往父亲跟前运。母亲和姐姐把打出来的麦籽扒出来，我则是把脱粒机喷出来的麦秸堆往远处。分工明确，在脱粒机的轰鸣声中，我们一刻不停地干。父亲和大哥戴着墨镜，穿上长衣长裤，那是为了防止脱粒机里飞出来的麦粒打到脸上、身上，否则真像中了子弹一样，打得人皮肤生疼。为了防止麦捆上的黑灰吸到口和鼻里，还得戴上口罩。经过这身全副武装，就更热得受不了。母亲和姐姐也是长衣长裤，只不过她们不戴墨镜，因为她们要扒麦

在大队部看露天电视

廉彩红

着硕大的电视机，放在最上一级台阶的平台上，一按按钮就开了。那时候，也没人挑选频道，大概也没得挑，就一个频道。

小孩子慌慌张张地占满了位置，就安心等候着自己的父母长辈来了。

父母长辈总是慢，他们姗姗来迟，在我们望眼欲穿的期盼中，才三三两两地到场。不过我们也能理解大人们，他们不但要把地里的庄稼拾掇好，还得让牛归栏、羊进圈、鸡上架，清洗好晚饭的锅碗瓢盆，锁好家门，才能安心出门看电视，哪像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搁下碗就跑。

不过，神奇之处就在于，父母们来的时间不早不晚，正好是电视剧开始的时间。他们到场，大队部的人一扭按钮，电视里就

香的期待交给时间，交给三伏天的太阳。母亲每天中午都会顶着烈日去翻晒几遍，并随时观察酱豆的变化，必要时加水、加盐。如果遇到骤雨来临，要提前用大盆盖住酱缸，上面压块砖头，以防被狂风刮走。

记得几年前的夏天，留守故乡的母亲依然做了一大缸酱。这次做酱，母亲优化了传统工艺，加入了大量的西瓜瓤，目的让酱更加鲜甜。等到初秋，她将半缸酱设法送达已在南方生活的我，强调普通家庭酱豆不可缺少，可单独食用，也可作为做菜的佐料。我感觉有些多，就送了一些给朋友，受到朋友的盛赞。

籽，只是她们把草帽往下压得很低，同样是防止飞出来的麦籽打在身上。所有的活计中，只有二哥和我的稍微轻松一些，二哥运的麦捆多了，我把麦秸挑到远处了，都能歇息片刻，而且也不用捂得那么严实，但是到处飘飞的麦秸碎屑，落在我们的皮肤上，不挠就痒，汗水浸到挠破的地方，蜇得更难受，但我还是坚持着。

我们从 11 点多干到太阳落山，衣服干了湿，湿了干，早已看不出颜色，但我们一直坚持着，其间除了怕马达烧坏而歇了十来分钟之外，就再也没歇过。干活也不知道饿，渴了我们就喝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。

到了天快黑的时候，原来小山一样的麦秸垛终于变成了一堆金灿灿的麦籽，看着眼前的收获，虽然很累，但我们都很高兴，因为收获，因为我们挺过了暑热。

传出片头曲，瞬时就把我们带入那刀光剑影的江湖之中了。那时候的电视里演的是《霍元甲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陈真》等电视连续剧，每天两集。片头曲响彻全场，整个院子一下子安静了，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看，即使站得很远的人也看得津津有味。猛一抬头，发现四周的树上、墙上也坐着、站着人，这些是外村的人，走了三四里来我们村看电视。

我们每个人都会哼两句片头曲，比划一下电视剧里的招式，学着霍元甲的样子说几句慷慨激昂的话。

每天晚上，都要演到电视出了雪花点，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大队部。此时，已是三星在天，月光隐隐了。